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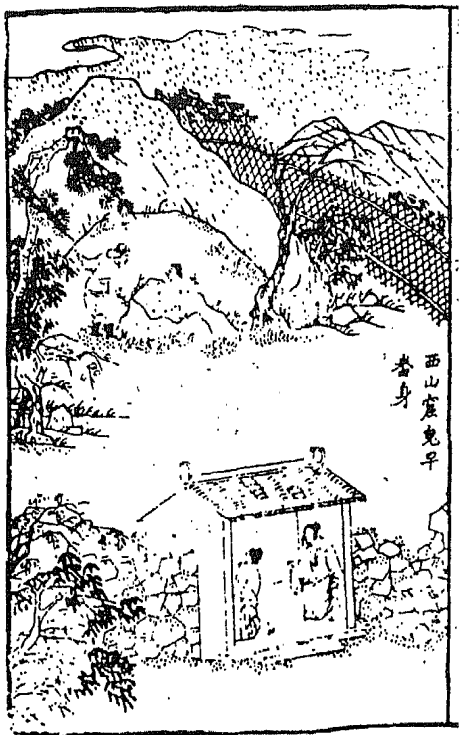
警

世

通

言





西山窟鬼早  
替身

第十四卷

一窟鬼癩道人除怪

宋人小說舊名  
西山一窟鬼

杏花過雨，漸殘紅零落，脂顏色。流水飄香，人漸  
遠，難托春心脉脉。恨別王孫，墻陰日斷，誰把青梅  
摘。金鞍何處，綠楊依舊，南陌。消散雲雨，須臾多  
情，因甚有輕離。輕拆燕語千般，爭解說些子伊家  
消息。厚約深盟，除非重見，見了方端的。而今無奈，  
寸腸千恨，堆積。

這隻詞喚做念奴嬌，是一箇赴省士人，姓沈名文  
述所作。元來皆是集古人詞章之句，如何見得從頭

與各位說開第一句道杏花過雨陳子高曾有寒食  
詞寄謁金門

柳絲碧柳下人家寒食語匆匆花寂寂玉階春  
草溼○閒凭燼籠無力心事有誰知得檀炷繞牕  
背壁杏花殘雨滴

第二句道漸殘紅零落胭脂顏色李易安曾有暮春  
詞寄品令

零落殘紅似胭脂顏色一年春事柳飛輕絮  
添新竹寂寞幽對小園嫩綠○登臨未足恨遊子歸  
期促他年清夢千里猶到城陰溪洲燕喜春波時

爲故人凝目

第三句、道流水飄香、延安李氏曾有春雨詞、寄浣溪沙、

無力薔薇帶雨低、多情蝴蝶趁花飛、流水飄香乳燕啼、○南浦魂銷春不管、東陽衣減鏡先知、小樓今夜月依依、

第四句、道人漸遠難托春心、脉脉寶月禪師曾有春詞寄柳梢青、

脉脉春心、情人漸遠、難托離愁、雨後寒輕、風前香軟、春在梨花、○行人倚棹天涯、酒醒處、殘陽亂鴉、

門外鞦韆墻頭紅粉深院誰家

第五句第六句道恨別王孫墻陰日斷歐陽永叔曾有清明詞寄一斛珠

傷春懷抱清明過後鶯花好勸君莫向愁人道又被香輪碾皎青青草一夜來風月連清曉墻陰日斷無人到恨別王孫愁多少猶頓春寒未放花枝老

第七句道誰把青梅摘註無答曾有春詞寄清商怨風搖動雨濛鬆翠條柔弱花頭重春衫窄嬌無力記得當初共伊把青梅來摘○都如夢何時共可

憐歎損釵頭鳳、關山隔、暮雲碧、燕子來也、全然又  
無些子消息。

第八句第九句、道金鞍何處、綠楊依舊、南陌、柳耆卿  
曾有春詞、寄清平樂。

陰晴未定、薄日烘雲影、金鞍何處、尋芳徑、綠楊依  
舊、南陌靜、脈脈幾許春情、可憐老去、難成看取、  
鐮殘霜鬢、不隨芳艸重生。

第十句、道消散雲雨、須臾、晏叔原曾有春詞、寄虞美人  
人。

飛花自有牽情處、不回枝邊住、曉風飄薄、已堪愁。



更伴東流流水過秦樓。○消散須臾雲雨，怨開倚  
闌午。見遠彈雙淚，溼香紅，暗恨玉顏光景與花同。  
第十一句道多情因甚有輕離輕拆，魏夫人曾有春  
詞寄捲珠簾

記得來時春未暮，執手攀花，袖染花梢露。暗卜春  
心共花語，爭尋雙及爭先去。○多情因甚相辜負。  
有輕拆輕離，向誰分訴。淚溼海棠花枝處。東君空  
把奴分付

第十二句道燕語千般，康伯可曾有春詞寄減字木  
蘭花

楊花飄盡，雲壓綠陰。風乍定，簾幕閒垂，弄語千般。  
燕子飛。○小樓深靜，睡起殘妝，猶未整。夢不成，歸  
淚滴班金縷衣。

第十三句道爭解說些子伊家消息，秦少游曾有春  
詞寄夜遊宮。

何事東君又去，空滿院落，花飛絮巧。燕呢喃，向人  
語，何曾解說伊家些子。○况是傷心緒，念箇人兒  
成睽阻。一覺相思夢，回處連宵雨。更那堪，聞杜宇。  
第十四句第十五句道厚約深盟，除非重見黃魯直  
曾有春詞寄搗練子。

梅凋粉、柳搖金、微雨輕風、歛陌塵、厚約深盟、何處  
訴、除非重見那人人。

第十六句、道見了方端的、周美成曾有春詞寄滴酒  
金

梅花漏洩春消息、柳絲長、草芽碧、不覺星霜鬢白、  
念時光堪惜、○蘭堂把酒思佳客、黛眉頻、愁春色、  
音書千里相疎隔、見了方端的

第十七句、第十八句、道而今無奈寸腸、千恨堆積、  
陽、永叔曾有詞寄蝶戀花

簾幕東風寒料峭、雪裏梅花、先報春來早、而今無

香地二字  
可作補房  
軒名

奈寸腸思堆積千愁空懊惱○旋煖金爐薰蕙湯  
悶把金刀剪彩呈纖巧繡被五更香睡好羅幃不  
覺紗牕曉

話說沈文述是一箇士人自家今日也說一箇士人  
因來行在臨安府取選變做十數回躑蹌作怪的小  
說我且問你這箇秀才姓甚名誰却說紹興十年間  
有箇秀才是福州威武軍人姓吳名洪離了鄉里來  
行在臨安府求取功名指望

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

爭知道時運未至一舉不中吳秀才悶悶不已又沒

甚麼盤纏也。自羞歸故里，且只得胡亂在今時州橋下，開一箇小小學堂度日。等待後三年春榜動，選場開，再去求取功名。逐月却與幾箇小男女打交，燃指開學堂後，也有一年之上，也罪過那街上人家，都把孩兒們來與他教訓，頗自有些趨足。當日正在學堂裏教書，只聽得青布簾兒上鈴聲響，走將一箇人來。吳教授看那入來的人，不是別人，却是半年前搬去的隣舍王婆。元來那婆子是箇撮合山，專靠做媒爲生。吳教授相揖罷，道：多時不見，而今婆婆在那裏住？婆子道：只道教授忘了老媳婦，如今老媳婦在錢

塘門裏沿城住，教授問婆婆高壽。婆子道：「老媳婦犬馬之年七十有五。」教授青春多少？教授道：「小子二十有二。」婆子道：「教授方纔二十有二，却像三十以上人。」想教授每日價費多少？心神據老媳婦愚見，也少不得一箇小娘子相伴。教授道：「我這裏也幾次問人來，却沒這般頭惱。」婆子道：「這箇不是冤家不聚會，好教官人得知，却有一頭好親在這裏，一千貫錢房以帶一箇從嫁，又好人材，却有一床樂器，都會又寫得筭得，又是啣嚙，大官府第出身，只要嫁箇讀書官人，教授却是娶也不。」教授聽得說罷，喜從天降，笑逐顏開。

道若還真箇有這人時，可知好哩。只是這箇小娘子如今在那里。婆子道：好教教授得知，這箇小娘子從秦太師府三通判位下出來，有兩箇月，不知放了多少帖子，也曾有省部院裏當職事的來說他，也曾有內諸司當差的來說他，也曾有門面鋪席人來說他，只是高來不成，低來不就。小娘子道：我只要嫁箇讀書官人，更兼又沒有爹娘，只有一箇從嫁，多喚錦兒。因他一床樂器，都會一府裏人，都叫做李樂娘。見今在白雁池一箇舊鄰舍家裏住，兩箇兀自說猶未了。只見風吹起門前布簾兒來，一箇人從門首過去。王

婆道教授你見過去的那人麼、便是你有分取他做  
渾家、王婆出門趕上、那人不是別人、便是李樂娘在  
他家住的、姓陳、喚做陳乾娘、王婆廝趕着入來、與吳  
教授相揖罷、王婆道、乾娘宅裏小娘子說親成也未、  
乾娘道說不得、又不是沒好親來說他、只是喫他執  
拘的苦、口口聲聲、只要嫁箇讀書官人、却又沒這般  
巧、王婆道、我却有箇好親在這裏、未知乾娘與小娘  
子肯也不、乾娘道、却教孩兒嫁兀誰、王婆指着吳教  
授道、我教小娘子嫁這箇官人、却是好也不好、乾娘  
道、休取笑、若嫁得這箇官人、可知好哩、吳教授當日



一日教不得學把那小男女早放了都唱了喏先歸去教授却把一把鎖鎖了門同着兩箇婆子上街免不得買些酒相待他們三盃之後王婆起身道教授既是要這頭親事却問乾娘覓一箇帖子乾娘道老媳婦有在這裏側手從抹胸裏取出一箇帖子來王婆道乾娘真人面前說不得假話旱地上打不得拍浮你便約了一日帶了小娘子來從嫁錦兒來梅家橋下酒店裏等我便同教授來過眼則箇乾娘應允和王婆謝了吳教授自去教授還了酒錢歸家把開話提過到那日吳教授換了幾件新衣裳放了學生

一程走將來梅家橋下酒店裏時，遠遠地王婆早接見了，兩箇同入酒店裏來，到得樓上，陳乾娘接着，教授便問道：「小娘子在那裏？」乾娘道：「孩兒和錦兒在東閣兒裏坐地。」教授把三寸舌尖，舐破窓眼兒，張一張，喝聲采，不知高低，道：「兩箇都不是人，如何不是人？」元來見他生得好了，只道那婦人是南海觀音，見錦兒是玉皇殿下侍香玉女，恁地道他不是人，看那李樂娘時。

水剪雙眸，花生丹臉，雲鬢輕梳，蟬翼蛾眉，淡拂春山，朱唇綰一顰，天桃皓齒，排兩行，碎玉意態自然。

迥出倫輩，有如絨女下瑤臺，渾似嫦娥離月殿。

看那從嫁錦兒時

眸清可愛，鬢聳堪觀，新月籠眉，春桃拂臉，意態幽  
花未艷，肌膚嫩，玉生香，金蓮着弓弓，扣繡鞋兒，螺  
髻插短短，紫金釵子，如撚青梅，窺小俊，似騎紅杏  
出牆頭。

自從當日，插了釵離，不得下財，納禮，奠雁傳書，不則  
一日，吳教授取過那婦女來，夫妻兩箇好說得着  
雲淡淡，天邊鴛鳳，水沉沉，交頸鴛鴦，寫成今世不  
休書，結下來，生雙綰帶。

却說一日是月半，學生子都來得早，要拜孔夫子。吳教授道：「姐姐，我先起去。」來那竈前過，看那從嫁錦兒時，脊背後披着一帶頭髮，一雙眼插將上去，版項上血污着。教授看見大叫一聲，匹然倒地。卽時渾家來救得甦醒。錦兒也來扶起。渾家道：「丈夫你見甚麼來？」吳教授是箇養家人，不成說道：「我見錦兒恁地來，自己也認做眼花了，只得使箇脫空瞞過道：『姐姐，我起來時，少着了件衣裳，被冷風一吹，忽然頭暈倒了。』錦兒慌忙安排些箇些，魂定醜湯與他喫罷，自沒事了。只是吳教授肚裏有些疑惑，話休絮煩。時遇清明節。」

假學生子却都不來教授分付了渾家換了衣服出去開走一遭取路過萬松嶺出今時淨慈寺裏看了一會却待出來只見一箇人看着吳教授唱箇喏教授還禮不迭却不是別人是淨慈寺對門酒店裏量酒說道店中一箇官人教男女來請官人吳教授同量酒入酒店來時不是別人是王七府判兒喚做王七三官人兩箇叙禮罷王七三官人道適來見教授又不敢相吐特地教量酒來相請教授道七三官人如今那裏去王七三官人口裏不說肚裏思量吳教授新娶一箇老婆在家不多時你看我消遣他則箇

道我如今要同教授去家裏墳頭走一遭早間看墳  
的人來說道桃花發杜醵又熟我們去那裏喫三盃  
教授道也好兩箇出那酒店取路來蘇公堤上看那  
遊春的人真箇是

人煙輻輳車馬駢闐只見和風扇景麗日增明流  
鶯囀綠柳陰中粉蝶戲奇花枝上管絃動處是誰  
家舞榭歌臺語笑喧時斜側傍春樓裏閣香車競  
逐玉勒爭馳白面郎敲金鞦韆紅粧人揭繡簾看  
南新路口討一隻船直到毛家步上斫迤遲過玉泉  
龍井王七三官人家裏墳直在西山駝獻嶺下好座

高嶺下那嶺去，行過一里，到了墳頭，看墳的張安接見了，王七三官人仰時，叫張安安排些點心酒來，側首一箇小小花園內，兩箇人去坐地，又是自做的杜鰾，喫得大醉，看那天色時，早已

紅輪西墜，玉兔東生，佳人秉燭歸房，江上漁人罷釣，漁父賣魚歸竹徑，牧童騎犢入花村。

天色却晚，吳教授要起身，王七三官人道：「再喫一盃，我和你同去。」我們過施、獻、嶺九里松路上妓第人家，睡一夜，吳教授口裏不說，肚裏思量我新娶一箇老婆在家裏，千願我，一夜不歸去，我老婆須在家等，如

何是好，便是這時候去趕錢塘門，走到那裏也關了，只得與王七三官人手厮挽着上駝獻嶺來，你道事有湊巧，物有故然，就那嶺上雲生東北，霧長西南，下一陣大雨，果然是銀河倒瀉，滄海盆傾，好陣大雨，且是沒躲處，冒着雨，又行了數十步，見一箇小小竹門，樓王七三官人道：「且在這裏躲一躲，不是來門樓下躲雨，却是。」

猪羊走入屠宰家

一脚脚來尋死路

兩箇奔來躲雨時，看來却是一箇野墓園，只那門前一箇門樓兒，裏面都沒甚麼屋宇，石坡上兩箇坐着。



等雨住了行，正大雨下，只見一箇人貌類獄子院家，打扮從隔壁竹籬笆裏跳入墓園，走將去墓堆子上，叫道：「宋小四，你這厮有人請喚，今日須當你這厮出頭墓堆子裏，」應道：「阿公，小四來也。」不多時，墓上土開，跳出一箇人來，獄子厮趕着了自去。吳教授和王七三官人見了，背膝展展，兩股不搖而自顛，看那雨却住了，雨箇又走，地下又滑，肚裏又怕，心頭一似小鹿兒跳，一雙脚一似鬪敗公雞，後面一似千軍萬馬趕來，再也不敢回頭。行到山頂上，側着耳朵聽時，空谷傳聲，聽得林子裏面斷棒響，不多時，則見獄子

考墓堆子裏跳出那箇人來。兩箇見了，又走巖側首，却有一箇敗落山神廟，入去廟裏，慌忙把兩扇廟門關了，兩箇把身軀抵着廟門，真箇氣也不敢喘，屁也不敢放。聽那外邊時，只聽得一箇人聲喚過去，道：「打殺我也。」一箇人道：「打脊魁魁，你這廝許了我人情，又不還我，怎的不打你？」王七三官人低低說與吳教授道：「你聽得外面過去的，便是那獄子和墓堆裏跳出來的人。」兩箇在裏面顛做一團。吳教授却望怨王七三官人道：「你沒事教我在此裏受驚受怕，我家中渾家却不知怎地盼望，兀自說言未了，只聽得外面有。」

人敲門道開門則箇兩箇問道你是誰仔細聽時却是婦女聲音道王七三官人好也你却將我丈夫在這裏一夜直教我尋到這裏錦兒我和你推開門兒叫你爹爹吳教授聽得外面聲音不是別人是我渾家和錦兒怎知道我和王七三官人在這裏莫教也是鬼兩箇都不敢則聲只聽得外面說道你不開廟門我却從廟門縫裏鑽入來兩箇聽得恁地說且裏喫的酒都變做冷汗出來只聽得外面又道告媽媽不是錦兒多口不如媽媽且歸明日爹爹自歸來渾家道錦兒你也說得是我且歸去了却埋會却叫道

王七三官人我且歸去你明朝却送我丈夫歸來則箇兩箇那裏敢應他婦女和錦兒說了自去王七三官人說吳教授你家裏老婆和從嫁錦兒都是鬼這裏也不是人去處我們走休扳開廟門看時約莫是五更天氣兀自未有人行兩箇下得嶺來尚有一里多路見一所林子裏走出兩箇人來上手的是陳乾娘下手的是王婆道吳教授我們等你多時你和王七三官人却從那裏來吳教授和王七三官人看見道這兩箇婆子也是鬼了我們走休真箇便是獐奔鹿跳猿躍鵲飛下那嶺來後面兩箇婆子兀自慢慢

地趕來、一夜熱亂、不會與一些物事、肚裏又饑、一夜見這許多不祥、怎地得箇生人來衝一衝、正恁地說、則見嶺下一家人家、門前掛着一枝松柯兒、王七三官人道、這裏多是賣茅柴酒、我們就這裏買些酒、喫了助威、一道躲那兩箇婆子、恰待奔入這店裏來、見箇男女、

頭上裹一頂牛膽青頭巾、身上裹一條猪肝赤肚帶、舊瞞襠袴、脚下草鞋、

王七三官人道、你這酒怎地賣、只見那漢道、未有湯哩、吳教授道、且把一碗冷的來、只見那人也不則聲、

也不則氣。王七三官人道：「這箇開酒店的漢子，又膽  
。也是鬼了。我們走休。」兀自說未了，就店裏起一陣  
風。

非干虎嘯，不是龍吟，明不能謝柳開花，暗藏着山  
妖水怪，吹開地獄門前土，惹引酆都山下塵。

風過處，看時也不見了，酒保也不見有酒店，兩箇立  
在墓堆子上，說得兩箇魂不附體，急急取路到九里  
松麪院前，討了一隻船，直到錢塘門上了岸。王七三  
官人自取路歸家，吳教授一徑先來錢塘門城下王  
婆家裏看時，見一把鎖鎖着門，問那隣舍時，道：「王婆

自死五箇月有零了，說得吳教授目睜口呆，罔知所措。一程離了錢塘門，取今時景靈宮貢院前，過梅家橋，到白雁池邊，來問到陳乾娘門首時，十字兒竹竿封着門，一椀官燈在門前，上面寫着八箇字道：人心似鐵，官法如爐。問那裏時，陳乾娘也死一年有餘了，離了白雁池，取路歸到州橋下，見自己屋裏，一把鎖鎖着門，問鄰舍家裏，拙妻和粗婢那裏去了，鄰舍道：教授昨日一出門，小娘子分付了我們，自和錦兒往乾娘家裏去，直到如今不歸。吳教授正在那裏面面相覷，做聲不得，只見一箇瘋道人，看着吳教授道：觀

公妖氣太重，我與你早早斷除，免致後患。是教投卽時請那道人入去，安排香燭符咒。那箇道人作起法來，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只見一員神將出現。

黃羅抹額，錦帶纏腰，皂羅袍，袖繡團花，金甲束身，微窄地，劍橫秋水，靴踏狻猊，上通碧落之間，下徹九幽之地，業龍作祟，向海波水底擒來，邪怪爲妖，入山洞穴中捉出，六丁壇畔，權爲符吏之名，上帝階前，次有天丁之號。

神將聲喏道：真君遣何方使，令真人道在吳洪家裏與妖併獸獻鎮，上爲怪的，都與我捉來，神將領旨就



吳教授家裏起一陣風、

無形無影透人懷

二月桃花被綽開

就地撮將蕤蕤去

入山推出白雲來

風過處、捉將幾箇爲怪的來、吳教授的渾家李樂娘、是秦太師府三通判位樂娘、因與通判懷身產亡的鬼、從嫁錦兒、因通判夫人妬色、喫打了一頓、因恁地、自割殺他、自是割殺的鬼、王婆是害水蠱病死的鬼、保親陳乾娘、因在白雁池邊洗衣裳、落在池裏死的、鬼、在駝獻嶺上、被僕子卽開墓堆、跳出來的朱小四、在日看墳、害勞病死的鬼、那箇嶺下開酒店的、是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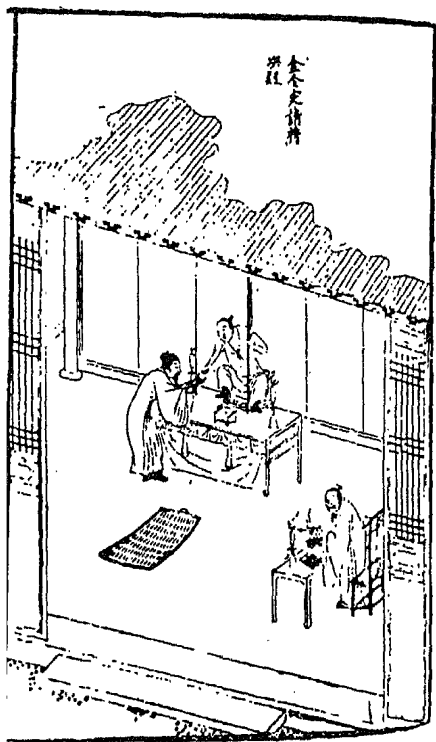
傷寒死的鬼道人一一審問明白去腰邊取出一箇葫蘆來人見時便道是葫蘆鬼見時便是酆都獄作起法來那些鬼箇箇抱頭鼠竄捉入葫蘆中分付吳教授把來埋在駝獻嶺下癩道人將拐杖望空一撇變做一隻仙鶴道人乘鶴而去吳教授直下拜道吳洪肉眼不識神仙情願相隨出家望真仙救度弟子則箇只見道人道我乃上界甘真人你原是我舊日採藥的弟子因你凡心不淨中道有退悔之意因此墮落今生罰為貧儒教你備嘗鬼趣消遣色情你今既已看破便可離塵辦道直待一紀之年吾當度汝

沉罷化陣清風不見了、吳教授從此捨俗出家、雲遊天下、十二年後、遇甘真人于終南山中、從之而去、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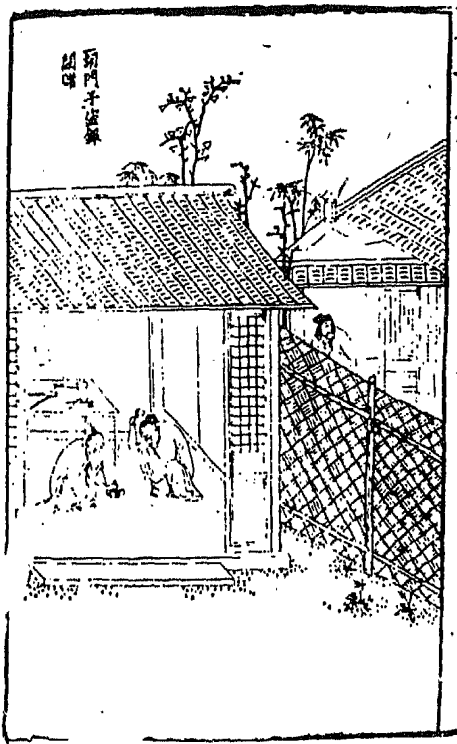
一心辦道絕凡塵  
邪正盡從心剖判

衆魅如何敢觸人  
西山鬼窟早翻身

金不史請辨  
辨疑



初門子監錄



第十五卷

金、今、史、美、婢、酬、秀、童

塞翁得馬非爲吉

宋子雙盲豈是凶

禍福前程如漆暗

但平方寸答天公

話說蘇州府城內有個玄都觀乃是梁朝所建唐刺史劉禹錫有詩道玄都觀裏桃千樹就是此地一名爲玄竈觀這觀踞郡城之中爲姑蘇之勝基址寬厰廟貌崇宏上至三清下至十殿無所不備各房黃冠道士何止數百內中有個北極真武殿俗名祖師殿這一房道士世傳正一道教善能背符遣將剖斷人

聞禍福於中單表一個道士俗家姓張手中慣弄一箇皮雀兒人都喚他做張皮雀其人有些古怪葷酒自不必說偏好喫一件東西是甚東西

吠月荒村裡

奔風臘雪天

分明一太字

移點在傍邊

他好喫的是狗肉屠狗店裡把他做箇好主顧若汀得一隻壯狗定去報他來喫喫得快活時人家送得錢來都把與他也不算帳或有鬼祟作耗求他齊齊鎮宅遇着喫狗肉就把筋蘸着狗肉汁寫箇符去教人貼於大門隣人往往夜見貼符之處如有神將往

凡人又喫  
喫又長  
仙

來其崇立止有個矯大戶家積年開典獲利感謝天地欲建一壇齋醮酬答已請過了清真觀裡周道士主壇周道士誇張皮雀之高矯公亦慕其名命主管即時相請那矯家養一隻防宅狗甚是肥壯張皮雀平昔看眼裡今番見他相請說道你若要我來時須打這隻狗請我待狗肉煮得稀爛酒也盪熟了纔到你家裡主管回復了矯公矯公曉得他是疏蹊古怪的人只得依允果然盪熟了酒煮爛了狗肉張皮雀到門主人迎入堂中告以相請之意堂中香火燈燭擺得齊整供養着一堂神道衆道士已起過香



頭了。張皮雀昂然而入，也不禮神，也不與眾道士作揖。口中只叫快將爛狗肉來喫酒，要熱些。矯公道且看他喫了酒肉，如何作用。當下大盤裝狗肉，大壺盛酒，擺列張皮雀面前，恣意飲啖，喫得盤無餘骨，酒無餘滴，十分醉飽，叫道：「咄，喫得快活，嘴也不抹一抹，望着拜神的鋪毡上，倒頭而睡，鼻息如雷，自西牌直睡至下半夜。眾道士醮事已完，兀自未醒，又不敢去動，揮他。矯公等得不耐煩，到埋怨周道士起來。周道士自覺無顏，不敢分辨，想道：「張皮雀時常喫醉了，一睡兩三日不起，今番正不知幾時纔醒，只得將表章

焚化了，醉醺醺收拾道場，弄到五更，眾道士喫了酒飯，剛欲昏醉，只見張皮雀在拜壇上跳將起來，圍圍一轉，亂叫十日十日，五日五日，矯公和眾道士見他風了，都走來圍着看。周道士膽大，向前抱住，將他喚醒了，口裡還叫五日五日。周道士問其緣故，張皮雀道：適纔表章，誰人寫的？周道士道：是小道親手寫的。張皮雀道：中間落了一字，差了兩字。矯公道：學生也親口念過幾遍，並無差落。那有此話？張皮雀在袖中簌簌掣出一幅黃紙來，道：這不是表章？眾人看見，各各駭然道：這表章已焚化了，如何却在他袖

中紙角兒也不動半毫仔細再念一遍到天尊寶號  
中果然落了一字却看不出差處張皮雀指出其中  
一聯云

吃虧吃苦掙來一倍之錢  
奈短奈長僅作千金之  
了

吃虧吃苦該寫喫字今寫吃字是吃舌的吃字了喫  
音赤吃音格兩音也不同奈字是李奈之奈奈字是  
奈何之奈耐字是耐煩之耐奈短奈長該寫耐煩的  
耐字奈是菓名借用不得你欺負上帝不識字麼如  
今上帝大怒教我難處喬公和衆道士見了表文

幽宮不仁  
以者標

不敢不信一齊都求告道如今重修章奏再建齋壇  
不知可否張皮雀道沒用沒用你表文上差落字面  
還是小事上帝因你有這道奏章在天曹日記簿上  
查你的善惡你自開解庫爲富不仁輕究出重究入  
水絲出足紋入兼將解下的珠寶但揀好的都換了  
自用又几贗物值錢者纔足了年數就假托變賣過  
了不准贖取如此刻剝貧戶以致肥饒你奏章中全  
無悔罪之言多是自誇之語已命雷部於卽日焚燒  
汝屋蕩燬你的家私我只爲感你一狗之惠求宥至  
十日上帝不允再三懇告已准到五日了你可出個

曉字凡五日內來贖典者免利只收本錢其向來欺  
心換入珠寶賴人質物雖然勢難吐退發心喜捨  
實爲修橋補路之費有此善行上帝必然回喚或者  
收回雷部也未可知橋公初時也還有信從之意聽  
說到收回雷部也未可知到不免有疑這風道士必  
然假托此因來布施我的財物難道雷部如此易收  
易放況且掌財的人筭本筭利怎肯放鬆口中答應  
心下不以爲然張皮雀和衆道士辭別自去了局公  
將此話閣起了行到第五日解庫裡火起前堂後廳  
燒做白地第二日這些質當的人家都來討當又不

肯賠償結起訟來，連田地都賣了，矯大戶一貧如洗。有人知道張皮雀曾預言雷火之期，從此益敬而畏之。張皮雀在玄都觀五十餘年後，因渡錢塘江，風逆難行，張皮雀遣天將打纜，其去如飛。皮雀呵呵大笑，觸了天將之怒，爲其所擊而死。後有人於徽商家扶鸞，皮雀降筆，自稱原是天上荀元帥，塵緣已滿，衆將請他上天歸班，非擊死也。徽商聞其武勇之靈異，捨施千金於殿前，堆一石假山，以爲壯觀之助。這假山雖則美觀，反破了風水，從此本房道侶更無得道者。詩云：

雷火曾將典庫焚

符驅鬼祟果然真

玄都觀裡張皮雀

莫道無神也有神

爲何說這張皮雀的話，只爲一般有個人家，信了書符召將，險些兒冤害了人的性命。那人姓金，名滿，也是蘇州府崑山縣人。少時讀書，不就將銀接例納了個令史，就叅在本縣戶房爲吏。他原是個乖巧的人，待人接物十分克己，同役中甚是得合，做不上三四箇月，令史衙門上下沒一個不喜歡他。又去結交這些門子，要他在知縣相公面前幫襯，不時請他們喫酒，又送些小物事。但遇知縣相公比較審問到夜靜

更深時他便留在家中宿歇，日逐打誦，那門子也都感激在縣主面前，雖不能用力，每事却也十分周全。時遇五月中旬，金令史知吏房要開各吏送回庫房，思量要謀這個美缺，那庫房舊例一吏輪管兩季，任憑縣主隨意點的。衆吏因見是個利藪，人人思想要管。屢屢縣主點來，都不肯服，却去上司具呈批准，要六房中擇家道殷實老成無過犯的當堂拈鬮。各吏具結申報上司，若新叅及役將滿者，俱不許鬮。然雖如此，其措出在吏房，但平日與吏房相厚的送些東道，他便混帳開上去，那里管新叅役滿家道殷實不



殷寬這叫做官清私暗，却說金滿暗想道：我雖是新  
泰，那吏房劉令史與我甚厚，拚送些東西與他，自然  
這關的若闖得着，也不枉費這一片心機。倘闖不着，  
却不空丟了銀子，又被人笑話。怎得一箇必着之策，  
便好。忽然想起門子王文英，他在衙門有年，甚有見  
識，何不尋他計較。一徑走出縣來，恰好縣門口就遇  
着王文英道：金阿叔，忙忙的那里去？金滿道：好兄弟，  
正來尋你說話。王文英道：有什麼事作成我？金滿道：  
我與你坐了，方好說。二人來到側邊一個酒店裡坐  
下，金滿一頭喫酒，一頭把要謀庫房的事說與王文

英知道王文英說此事，只要吏房開得上去，包在我身上。使你悶着，金滿道：吏房是不必說了，但當堂拈鬮，怎麼這等把穩？王文大附耳低言道：只消如此如此，何難之有？金滿大喜，連聲稱謝。若得如此，自當厚謝。二人又喫了一回，起身會鈔而別。金滿回到公廳裡，買東買西，備下夜飯，請吏房令史劉雲到家，將上項事與他說知。劉雲應允，金滿取出五兩銀子，送與劉雲，道些小薄禮，先送阿哥買菓喫，待事成了，再找五兩。劉雲假意謙讓道：自己弟兄，怎麼這樣客氣？金滿道：阿哥從直些罷，不嫌輕，就是阿哥的盛情了。劉

雲道：「既如此，我權收去再處，把銀袖了，擺出果品肴饌，二人杯來盞去，直飲至更深而散。明日有一令史察聽了些風聲，拉了衆吏與劉雲說：『金某他是個新叅，未及半年，怎麼就想要做庫房？這箇定然不成的。』你要開只管開，少不得要當堂稟的，恐怕連你也没趣。那時却不要見怪。』劉雲道：『你們不要亂嚷，凡事也要通個情，就是他在衆人面上一團和氣，並無一毫不到之處，便開上去，難道就是他闖着了？這是落得做人情的事，若去一稟，朋友面上又不好看。』說起來，只是我們薄情，又一個道：『爭名爭利，顧得什麼朋友？』」

老成之見

不朋友薄情不薄情，劉雲道：「不要與人爭，只去與命爭，是這樣說。明日就是你闖着便好，若不是你連這幾句話也是多的，還要算長。內中有兩個老成的見劉雲說得有理，便道：『老劉你的話雖是，但他忒性急了，就是做庫坊，未知是禍是福，直等結了局，方纔見得好。』」什麼正經做也罷，不做也罷，不要開爭，各人自去幹正事，遂各散去。金滿聞得衆人有言，恐怕不穩，又去揭借，央本縣顯要士夫寫書囑托知縣相公，說他老成明理，家道頗裕，諸事可托。這分明是叫把庫房與他管，但不好明言耳。話休煩絮，到拈鬚

這日劉雲將應關各吏名字開列一單呈與知縣相  
公看了，喚裡書房一樣寫下條子，又呈上看罷，命門  
子亂亂的摠做一堆，然後唱名取閱。那捲閱傳遞的  
門子，便是王文英，已作下弊。金滿一手拈起，扯開，恰  
好正是你道當堂拈閱，怎麼作得緊。原來到雲開上  
去的名單，却從吏戶禮兵刑工挨次寫的。吏房也有  
管過的，也有役滿快的，已不在數內。金滿是戶房司  
吏，單上便是第一名了。那王文英捲閱的時節，已伏  
下暗號。金滿第一箇上去拈時，却不似易如反掌。器  
人那知就裡，正是

隨你官清似水

難逃吏滑如油

當時衆吏見金滿闔着，都跪下稟說他是個新參，尚不該恩慮，況且錢糧干係不是小事，俱要具結申報。上司的若是金滿管了庫，衆吏不敢輕易執結的。縣主道既是新參，就不該開在單上了。衆吏道這是吏房劉雲得了他賄賂，混開在上面的。縣主道吏房既是混開，你衆人何不先來稟明，直等他闔着了方來稟話，明明是個妬忌之意。衆人見本官做了主，誰敢再道箇不字，反討了一場沒趣。縣主落得在鄉官面上做箇人情，又且當堂闔着，更無班駁。那些衆吏雖

懷姑忌無可奈何，做好做歡的說發金滿徇了一席。原酒方出結狀申報上司，不在話下。且說金滿自六月初一日交盤上庫接管，就把五兩銀子謝了劉雲。那些門子因作弊成全了他，當做恩人相看。比前愈加親密。他雖則管了庫，正在農忙之際，諸事俱停。那里有什麼錢糧完納到七八月裡，却又個把月不下雨，放了箇秋旱，雖不至全災，却也是箇半荒。鄉間人紛紛的都來告荒。知縣相公只得各處去踏勘，也沒甚大生意眼。見得這半年庫房扯得直就勾了時光，迅速不覺到了十一月裡。欽天監奏准本月十五日

月蝕行交天下救護本府幸災恤下屬緣是夜甲縣  
相公聚集僚屬師生僧道人等在縣救護普例庫房  
備辦公宴於後堂款待衆官金滿因無人相幫將銀  
教廚夫備下酒席自己却不敢離庫轉央劉雲及門  
子在席上點管酒器支持諸事衆官不過拜幾拜應  
了故事都到後堂飲酒只留這些僧道在前邊打一  
套鏡鈸吹一番細樂直鬧到四更方散因剛收拾得  
完恰又報新按院到任縣主急忙忙下船到府迎接  
又要支持船上往還供應在在的一夜眼也不合天  
明了查點東西時不見了四錠元寶金滿自想昨日



並不會離庫，有誰人用障眼法偷去了，只恐怕還失  
落在那里，各處搜尋，那裡見箇分毫着了，急連聲叫  
苦道：「這般晦氣，却失了這二百兩銀子，如今把什麼  
來賠補？若不賠時，一定經官出醜，如何是好？」頭叫  
言，一邊又重新尋起，就把這間屋翻轉來，何嘗有個  
影兒，慌做一堆，正沒理會，那時外邊都曉得庫裡失  
了銀子，盡來探問，到拌得口乾舌碎，山中單喜歡得  
那幾個，不容他管庫的令史，一味說清話，做鬼臉，喜  
談樂道，正是

幸災樂禍千人有

替力分憂半個無

過了五六日，知縣相公接了按院回到縣裡，金滿只得將此事稟知縣主。縣主還未開口，那幾個令史在傍邊你一嘴我一句道：「自己管庫沒了銀子，不去賠補，到對老爺說，難道老爺賠不成？」縣主因前番圖庫時有些偏護了金滿，今日沒了銀子，頗有報容，喏道：「庫中是你執掌，又沒閒人到來，怎麼沒了銀子，必竟將去闕賭花費了，在此支吾。今且饒你的打限十日，內將銀補庫，如無定然，叅究金滿氣悶悶地，走出縣來，即時尋縣中陰捕商議。江南人說陰捕就是北方叫番子手一般，其在官有名者謂之官捕，幫手謂之

白捕金令史不拘官捕白捕都邀過來到酒店中喫  
三杯說道金某今日勞動列位非爲己私四定元寶  
尋常人家可有不比散碎的好用少不得敗露出來  
只要列位用心若緝訪得實拿獲贓盜時小子願出  
白金二十兩酬勞捕人齊答應道當得當得一日三  
三日九看看十日限足捕人也喫了幾遍酒水全無  
影響知縣相公叫金滿問銀子有了麼金滿稟道小  
的同捕人緝訪尚無踪跡知縣喝道我限你十日內  
賠補那等得你緝訪叫左右揣下去打金滿叩頭求  
饒道小的願賠只求老爺再寬十日容變賣家私什

物知縣學了轉限金滿管序又不曾趁得幾多事  
今日平白地裏賠這二百兩銀子甚費措置家中首  
飾衣服之類盡數變賣也還不勾身邊畜得一婢小  
名金杏年方一十五歲生得甚有姿色

鼻端面正齒白唇紅兩道秀眉一雙嬌眼好似烏  
雲髮委地手如尖笋肉凝脂分明豈惹尚含香疑  
似天桃初發蕊

金令史平昔愛知已女欲要把這婢子來出脫思想  
再等一二年遇個貴人公子或小妻或通房嫁他出  
去也討得百來兩銀子如今忙不擇價豈不可惜左

思右想只得把住身的幾間房子權解與人將銀子湊足二百兩之數傾成四個元寶當堂兌准封貯庫上分付他下次小心金令史心中好生不樂把庫門鎖了回到公廨裡獨坐在門首越想越惱着甚來由用了這主屈財却不是青白晦氣正納悶間只見家裡小廝叫做秀童喫得半醺從外走來見了家長倒退幾步金令史罵道蠢奴才家長氣悶你到快活喫酒我手裡沒錢使用你到有閒錢買酒喫秀童道我見阿爹兩日氣悶連我也不喜歡常聽見人說酒可忘愛身邊偶然積得幾分銀子買杯中物來散悶阿

爹若沒錢買酒時，我還餘得有一壺酒錢在店上。來就是金令史喝道，却要你的喫。原來蘇州有件風俗，大凡做令史的，不拘內外人都稱他爲相公。秀童是九歲時賣在金家的，自小撫養，今已二十餘歲，只當過繼的義男。故稱阿爹。那秀童要取壺酒與阿爹散悶，是一團孝順之心。誰知人心不同，到挑動了家長的，一個機括險些兒送了秀童的性命。正是

老龜烹不爛

移禍於枯桑

當時秀童自進去了，金令史驀然想道：這一夜眼也不曾合。那裏有外人進來偷了去？只有秀童拿盞東

西進來幾次，難道這銀子是他偷了？又想到這小厮自幼跟隨奔走，甚是得力，從不見他手脚有甚毛病，如何料然生起盜心？又想到這小厮平昔好酒，兀爲盜的，都從好酒賭錢兩件上起。他喫溜了口，沒處來，友見了大錠銀子，又且手邊方便，如何不愛？不然終日買酒喫，那里來這許多錢？又想到不是他，他就耍偷時，或者留幾塊散碎銀子，這大錠元寶沒有，這個力量就偷了時，那里出筭？終不然放在錢櫃上，零支錢少不得也。露人眼目，就是拿出去時，只好一錠，這留下三錠在家，我今夜把他床鋪搜檢一番，便知分

玉峰寺  
為彼至親  
心念而作

賈又想到這也不是常法他若果偷了這大銀必  
寄頓在家中父母處怎肯還放在身邊搜不着時反  
惹他笑若不是他偷的冤了他一場反令了他的心  
腸哦有計了聞得都城有個英道人召將斷事吉內  
如觀見寓在玉峯寺中何不請他來一問以決胸中  
之疑過了一夜次日金滿早起分付秀童買些香燭  
紙馬果品之類也要買些酒肉為謝將之用自己却  
到玉峰寺去請莫道人却說金令史他鄉有個開漢  
叫做計七官偶在街上看見秀童買了許多東西氣  
忿忿的走來問其緣故秀童道說也好笑我爹真是



交了收運幹，這樣沒正經，索二百兩銀子，已自賠去。  
一認了晦氣罷休，却又聽了別人言，高請什麼道人。  
來召將那賊道。今日鬼混，照了些酒肉喫了，明日少  
不得還要索謝，成不成喫三瓶木錢，去得不爽，利又  
添些利錢上去，好沒要緊。七官人你想這些道人，可  
有真正活神仙在裡面麼？有這好酒好肉，到把與秀  
童喫了，還替我爹出得些氣力，齋了這賊道的嘴，唔  
噪，也可謝你一聲麼。正說之間，恰好金令史從玉峯  
寺轉來，秀童見家長來了，自去了。金滿與計七官相  
見，問道：你與秀童說甚麼計？七官也不信召將之事。

的就把秀童適纔所言述了一遍又道這小廝到也  
有些見識金滿沉吟無語那計七官也只當閒話敘  
過不想又挑動了家長一個機括

只因家長心疑

險使童兒命喪

金令史別了計七官自回縣裡腹內躊躇這話一發  
可疑他若不曾偷銀子由我召將便了如自要他怪  
那個道士口雖不言分明是土中曲蟻滿肚泥心少  
停莫道人到了排設壇場却將隣家一個小學生附  
體莫道人做張做智步罡踏斗念呪書符小學生就  
舉將起來像一個捧劍之勢口稱鄧將軍下壇其聲

頗洪不似小學生口氣金滿見真將下降叩首不迭  
志心通陳求判偷銀之賊天將揮首道不可說不可  
說金滿再三叩求願乞大將指示真盜姓名莫道人  
又將靈牌施設喝道

鬼神無私

明彰報應

有叩卽答

急急如令

金滿叩之不已天將道屏退閒人吾當告汝其時這  
些令史們家人及衙門內做公的聞得莫道人在金  
家召將做一件希奇之事都走來看塞做一屋金滿  
好言好語都請出去了只剩得秀童一人在衙門裏

天將叫道還有聞人莫道人對金令史說連秀童也  
遣出屋外去天將教金滿舒出手來金滿跪而舒其  
左手天將伸指頭蘸酒在金滿手心內寫出秀童二  
字、喝道記着金滿大驚正合他心中所疑猶恐未的  
叩頭嘿嘿祝告道金滿撫養秀童已十餘年從無偷  
竊之行若此銀果然是他所盜便當嚴刑究訊此非  
輕易之事神明在上乞再加詳察莫隨人心莫隨人  
意天將又蘸着酒在桌上寫出秀童二字又向空中  
指畫詳其字勢亦此二字金滿以爲實然更無疑矣  
當下莫道人書了退符小學生望後便倒扶起良久

方醒問之一無所知。金滿把謝將的三牲與莫道人散了福，只推送他一步，連夜去喚陰捕拿賊爲頭的張陰捕，叫做張二哥。當下叩其所以。金令史將秀童口中所言及天將三遍指名之事備細說了。連陰捕也有八九分道是，只不是他緝訪來的，不去擔這干紀推辭道：未經到官，難以弔拷。金滿是衙門中出入的，豈不會意，便道：此事有我做主，與列位無法，只要嚴刑究拷，拷得真贖出來，向時所許二十兩不敢短少分毫。張陰捕應允。同兄弟四哥去叫了幫手，即時隨金令史行走。此時已有起更時分，秀童收拾了堂

中家火喫了夜飯正提碗行燈出莊來迎候家主纔  
出得縣門被三四個陰捕將麻繩整頭上便套不出  
分說直拖至城外一箇冷舖灑來秀童却待開口被  
陰捕將鐵尺向肩胛上痛打一下大罵道你幹得好  
事秀童負痛叫道我幹何事來陰捕道你偷庫內這  
四錠元寶藏於何處窩在那家你家主已訪實了把  
你交付我等你快快招了免喫痛苦秀童叫天叫地  
的哭將起來自古道

有理言自壯

負屈聲必高

秀童其實不曾做賊被陰捕如法弔拷秀童疼痛難

恣咬牙切齒，只是不招。原來大明律一款：捕盜不許私刑，帶拷若審出真盜，解官有功，倘若不肯招認，放了出去，昨日被他告官，說誣陷平民，罪當反坐。衆捕盜帶打接夾，都已行過。見秀童不招，心下也着了慌。向議只有閻王門鐵膝褲兩件未試。閻王門是腦箍，上下箍，眼睛內烏珠都漲出寸許。鐵膝褲是將石屑放於夾棍之內，未曾收緊，痛已異常。這是拷賊的極刑了。秀童上了腦箍，死而復蘇者，數次昏憤，中心必了醒來，依舊說沒有。陰捕又要上鐵膝，真秀童忍痛不起，只得招道：是我一時見財起意，偷來藏在姐夫

李大家床下，還不曾動。陰捕將板門，擡秀童到於家中，用粥湯將息，等候天明。到金令史公廨裡來，報告此時秀童奄奄一息，爬走不動了。金令史叫了船隻，自同捕役到李大家去起。賤李大家住鄉間，與秀童爹娘家相去不遠。陰捕到時，李大又不在家，嚇得秀童的姐兒面如土色，正不知甚麼緣故。開了後門，望爹娘家奔去了。陰捕走入卧房，發開床脚，看地下土實不鬆，已知虛言。金令史定要將鋤頭，墾起土尺餘，並無一物。衆人道：「有心到這裡，蒿惱一番了。」翻箱倒籠，滿屋尋一個遍，那有些影兒。金令史只得又同



陰捕轉來，親去叩問秀童。秀童淚如雨下，答道：「我實不曾爲盜，你們非刑拷務，要我招認，吾啞苦不過，又不忍妄扳他人，只得自認了。說姐夫床下賍物，實是混話，毫不相干。吾自九歲時，蒙爹撫養成成人，今已二十多歲，在家未曾有半點差錯。前日看見我爹費產完官，暗地心痛，又見爹信了，道：「召將費錢，愈加不樂，不想道爹疑到我身上。今日我只欠爹一死，更無別話，說罷悶絕去了。衆陰捕叫喚方纔醒來，兀自喚喚的哭個不住。今令史心下亦覺慘然，須臾秀童的爹娘和姐夫李大都到了，見秀童倚在板門上，七

損八傷一絲兩氣大哭了一場奔到縣前叫喊  
相公正值坐堂問了口詞忙差人喚念滿到來問道  
你自不小心失了庫內銀兩如何通同陰捕妄殺平  
人非刑平據金滿稟道小的被宋完康自然要緝訪  
此事討個明白右莫道人善於召將天將降壇三遍  
寫出秀童名字小的又見他言語可疑所以信了除  
了此奴更無影响小的也是出乎無奈不是故意知  
縣也耽得他賠補得苦了此情未知真偽又被秀童  
的爹娘左稟右稟無可奈何此時已是臘月十八了  
知縣分付道歲底事忙且過了新年初十後面我與

你親審，洞明白。衆人只得都散了。念滿回家，到抱着  
到鬼胎，只恐秀童死了。到留秀童的爹娘伏侍兒  
子。又請醫人去調治。每日大酒大肉送去。將息那秀  
童的爹娘，兀自哭哭啼啼，絮絮叨叨的不住。正是

青龍共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却說捕盜知得秀童的家屬叫喊准了，十分着忙。商  
議道：我等如此綱甲，還不肯吐露真情。明日縣堂上  
可知他不招的。若不招時，我輩私加吊拷，罪不能免。  
乃請城隍紙供於庫中，香花燈燭，每日參拜禱告。夜  
間就同金令史在庫裡歇宿，求一報應。金令史少不

得又要破些怪在他們面上，到了陰夜，知縣……  
一盤過交付新庫吏掌管金滿……了干紀，只有失  
盜事未結同着張陰捕向新庫吏說知原教張二哥  
在庫裡安歇，那新庫吏也是本縣人，與金令史平管  
相好的，無不應允。是夜金滿備下三牲香紙，携到庫  
中拜獻城隍老爺，就將福物請新庫吏和張二哥同  
酌三杯。以後新庫吏說家中事忙，到央金滿替他照  
管。自己要先別金滿為是大節，夜不敢強留。新庫吏  
將屏都等都檢看封鎖，又將庫門鎖鑰付與金滿，叫  
聲相擾自去了。金滿又喫了幾杯，也就起身對張二

哥說今夜除夜來早是新年多啐幾杯做個靈夢在  
下不得相陪了說罷將庫門帶上落了鎖帶了鑰匙  
自回張二哥被金滿反鎖在內嘆口氣道這節夜那  
一家不夫婦團圓偏我晦氣在這裡替他們守庫悶  
上心來只顧自篩自飲不覺酩酊大醉和衣而寢睡  
至四更夢見神道伸隻靴脚踢他起來道銀子有了  
原大壽將來放在厨櫃頂上葫蘆內了張陰捕夢中  
驚覺慌忙爬起来向厨櫃頂上摸個道那裏有什麼  
葫蘆難道神道也作弄人還是我自己心神恍惚之  
故須臾之間又睡去了夢裡又聽得神道說銀子在

高這牌面如何不取張陰捕驚醒坐在床鋪上聽更鼓恰好發擗爬起來推開窗子微微有光再回房推上下看時並無些子物事欲要去報與金令史庫門却又鎖着只得又去睡了少頃聽得外邊人滾熱鬧鼓樂喧闐乃是知縣出來回衆官拜牌賀頭去文廟行香天已將明金滿已自將庫門上匙鎖交還新庫史了新庫吏開門進來取紅紙川單張陰捕已是等得不耐煩急忙的戴了帽子走出庫來恰好知縣回縣在那里排衙公座那金滿已是整整齊齊穿着公服同衆令史站立在堂上伺候作揖張陰捕走近前

把他扯到旁邊說夢中神道如此如此一連兩次甚是奇異特來報你你可查縣中有這陳大壽的名字否。這羅張陰捕自回家去不題却說金滿是日參謁過了知縣又到庫中城隍面前磕了四個頭回家喫了飯也不去拜年只在縣中稽查名姓凡外郎書手皂快門子及禁子夜夫曾在縣裡走動的無不查到並無陳大壽名字整整的忙了三日常規年節酒都不曾喫得氣得面紅腹脹到去埋怨那張陰捕說謊張陰捕道我是真夢除是神道哄我金滿又想起前日召將之事那天將下臨還沒句實話相告况夢中

之言怎便有准說罷丟在一邊去了。又過了兩日是正月初五蘇州風俗是日家家戶戶祭獻五路大神謂之燒利市。喫過了利市飯方纔出門做買賣金滿正在家中喫利市飯忽見老門子陸有恩來拜年叫道金阿叔恭喜了有利市酒請我喫碗金令史道兄弟揔是節物不好特地來請得今日來得極妙且喫三盃卽忙教嫂千煖一壺酒安排些見成魚肉之類與陸門子對酌閒話中間陸門子道金阿叔偷銀子的賊有些門路麼金滿搖首那裏有陸門子道要賍露問陰捕你若多許陰捕幾兩銀子隨你飛來賊也



替你訪着了，金滿道我也許過他二十兩銀子，只恨他沒本事賺我的錢。陸門子道：「假如今日有個人稱訪得賊人真信來報你時，你還捨得這二十兩銀子麼？」金滿道：「怎麼不肯？」陸門子道：「金阿叔，你若真箇把二十兩銀子與我，我就替你拿出賊來。」金滿道：「好兄弟，你果然如此也，教我明白了這樁官司，出脫了秀童，好兄弟，你須是眼見的實莫，又做猜謎的話。」陸門子道：「我不是十分看得的實，怎敢多口？」金令史即忙脫下帽子，向髻上取下兩錢重的一根金挖耳來，遞與陸有恩道：「這件小意思，權爲信物，追出賊來，莫說。」

有餘就是止剩得二十兩也都與你陸有恩道不該要金阿叔的今日是初五也得做尼第的發個利市陸有恩是已冠的門子就將空耳插於綢邊之內教金阿叔且關了門與你細講金滿將大門開了兩個促膝細談正是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原來陸有恩間壁住的也是個門子姓胡名美年十八歲有個姐夫叫做盧智商那盧智商因死了老婆就與小舅同住這胡美生得齊整多有人謁戲他到意是個本分的小廝自從父母雙亡全虧着姐姐拘

管一從姐姐死了，跟着姐夫，使學不出好樣，慣熟的，是那十年經見。

賭錢

喫酒

養婆娘

去年臘月下旬，陸門子一日出去了，渾家聞得，門子有斧鑿之聲，初次也不以為異，以後但是陸門子出去了，就聽得他家關門，打得一片響，陸門子回家，就住了聲，渾家到除夜，與丈夫飲酒，說及此事，正不知鑿甚麼東西，陸門子有心，過了初一，自初二初三，一連在家住兩日，側耳而聽，寂然無聲，到初四日，假做出門，往親戚家拜賀，却遠遠站着，等聞壁關門之後。

情地回來，藏在家裏。吳聽得開壁撞壁之聲，從窗縫  
裡張看，只見胡美與盧智高俱蹲在地上。胡美拿着一  
一錠大銀，盧智高將斧敲那錠邊下來。陸門子看  
眼裡，晚間與二人相遇，問道：「你家常常鑿鑿什麼東  
西？」胡美面紅不語。盧智高道：「祖上傳下一塊好鐵條，  
要敲斷打厨刀來用。」陸有恩暗想道：「不是那話兒，是  
什麼？」他兩個那裡來有這元寶，當夜留在肚裏。次日  
料得金令史在家燒利市，所以特地來報金滿聽了。  
這席話就同陸有恩來尋張二哥，不遇其夜就留陸  
有恩過宿。明月初六起箇早，又往張二哥家并拉了。

四哥共四個人，回到胡美家來，只見門上落鎖，沒人在內。陸門子叫渾家出來，問其緣故。渾家道：「昨日聽見說要叫船往杭州進香，今早幾隻出門，恰纔去得。此時就開了船，也去不遠，四個人飛星趕去，剛剛上駟馬橋，只見小遊船上的王溜兒在橋堍下買酒糴米，令史們時常叫他的船，都是相熟的。」王溜兒道：「金相公，今日起得好早。」金令史問道：「溜兒，你趕早買酒糴米，往那里去？」溜兒道：「托賴攬個杭州的載，要去有個把月生意。」金滿拍着肩問是誰。王溜兒附耳低言道：「是胡門官，同他姓盧的親眷合叫的。」金滿道：「如

今他二人可在船裡王溜兒道那盧家住在船裡胡舍  
還在岬上接表子未來張陰梢說一索先把王溜  
兒扣住溜兒道我得何罪金滿道不干你事只與你  
引我到船上就放你溜兒連買的酒羅的米都寄在  
店上引着四個人下橋來八隻手堆滿拿賊這正是  
閒時不學好 今日悔應遲

却說盧智高在船中靠着欄下眼時盼望那胡美接  
表子下來回樂却一眼瞧見金令史又見王溜兒頸  
上麻繩帶着心頭跳動料道有些詫異也不顧鋪蓋  
跳在岸上捨命奔走王溜兒指道那戴孝頭巾的就

是姓盧的衆人放開脚去趕口中只叫盜庫的賊休走。盧智高着了忙，跌上一交，被衆人趕上，一把拿住。也把藤繩扣頸，問道：胡美在那里？盧智高道：在表子劉丑姐家裡。衆人教盧智高作眼，齊奔劉丑姐家來。胡美先前聽得人說外面拿盜庫的賊，打着心頭不對，表子說預先走了，不知去向。衆人只得拿到劉丑姐去，都到張二哥家裡，搜盧智高身邊並無一物。及搜到襖襪裡，搜出一錠禿元寶，錠邊兒都敲去了。張二哥要帶他到城外冷舖裡去，吊拷盧智高道：不必用刑，我招便了。去年十一月間，我同胡美都賭極了，沒

處設法胡美對我說只有庫裡有許多元寶藏在那  
里我教他且拿幾箇交引用便趁十五月餘這夜偷  
了四錠出來每人各分二錠三不取出券只敲得錠  
邊使用那一錠藏在米桶中米上放些破衣服蒸着  
還在家裡那兩錠却在胡美身邊金滿又問那一夜  
我眼也不曾合他怎麼拿得這樣卽溜虛智高道胡  
美幾遍進來見你坐着不好動手那一夜闖入來恰  
好你們小廝在裡面榻中取燭燭打翻了藤油你起  
身去看方得其便衆人得了口詞也就帶去爭拷  
了此時秀童在張二哥家將息還動押不得見拿着



真賊真賊咬牙切齒的罵道這砍頭賊你便盜了  
金子却害得我好苦如今我也沒處伸冤只要咬下  
他一塊肉來消這口氣便在草舖上要爬起來可憐  
那軍棍扎得眾人盡來安慰勸住了他心中轉痛  
嗚嗚咽咽的啼哭金令史十分過意不去不覺也平  
下眼淚連忙叫人擡回家中調養自己却同眾人到  
胡美家中打開鎖搜看將米桶裡米傾在地上滾出  
一錠錢邊的元寶來當口眾人就帶盧智高到縣稟  
明了知縣相公知縣驗了銀子曉得不在即將盧智  
高重賞五十板取了口詞收監等拿獲胡美時一同

擬罪出個廣捕文書，緝訪胡美務在必獲。船戶王溜兒樂婦劉丑如原不知情，且贓物未見破散，暫時討保在外。先發元寶二個，本當還庫，但庫銀已經金滿變產賠補，姑照給主贓例，給還金滿這一斷。滿崑山人無有不服，正是

因正人心順

官清民自安

却說金令史領了兩個禿元寶回家，就在銀匠舖裡將銀鑿開，把二八一十六兩白銀，送與陸門子，不失原言。却將十兩送與張二哥，候獲任胡美時，還有本。次日金滿候知縣出堂，叩謝知縣有憐憫之心，深

恨胡美乃出官賞銀十兩立限，仰捕衙緝獲。過了半  
年之後，張四哥偶有事到湖州叢林地方，船從蘇州  
婁門過去，忽見胡美在婁門塘上行走。張四哥急攔  
船上，唬叫道：「胡阿弟，慢走！」胡美回頭認得是陰捕，忙  
走一步，轉灣望一個豆腐店裡頭就躲，賣豆腐的老  
兒，纔要聲張，胡美向兜肚裡摸出雪白光亮水磨般  
的一錠大銀，對酒缸草蓋上一丟，說道：「容我躲過今  
夜時，這錠銀與你平分。」老兒貪了這錠銀子，慌忙檢  
過了，指一個去處，教他藏了。張四哥趕到轉灣處，不  
見了胡美，有個多嘴的閒漢，指點他在豆腐店裡去。

時張四哥進店問時那老兒只說沒有張四哥滿屋  
看了一周，果然沒有張四哥，身邊取出一塊銀子，  
約有三四錢重，把與老兒說道：「這小廝是崑山縣門  
子，盜了官庫出來的人，老爺出廣捕拿他，你若識時  
務，時引他出來，這幾錢銀子送你老人家買菓子喫，  
你若藏留，我稟知縣主，拿出去時，問你個同盜老兒  
慌了，連銀子也不肯接，將手擎上一指，你道什麼去  
處。」

上不至天

下不至地

緣得安穩

說出胸氣

那老兒和媽媽兩口只住得一間屋。又做豆腐。又做白酒。狹窄沒處睡。將木頭架一個小小閣兒。恰好打個鋪兒。臨睡時把短梯爬上去。却有一個店櫺兒。隱着。胡美正躲得穩。却被張四哥一手拖下來。就把麻繩縛住。罵道：害人賊。銀子藏在那里。胡美戰戰兢兢。答應道：一錠用完了。一錠在酒缸蓋上。老者怎敢隱瞞於缸罅裡。取出張四哥問老者何姓何名。老者懼怕不敢答應。傍邊一個人替他答道：此老姓陳名大壽。張四哥點頭。便把那三四錢銀子。撒在老兒籠上。帶了胡美。踏在船頭裡。面連夜回崑山縣來。正是

莫道虧心事可做

惡人自有惡人磨

此時盧智高已病死於獄中，知縣見累死了一人，心中頗慘，又令史中多有與胡美有勾搭的都來替他金滿面前討饒，又央門子頭兒去支與宋、沈、金滿想起閻庫的事，虧他只得把人情賣在衆人面上，稟知縣道：盜銀雖是胡美造謀，實出姐夫，况原報所失不多，求老爺從寬發落。知縣將罪名都推在死者身上，只將胡美重責三十個，個徒罪以儆後來。元寶一錠，仍給還金滿領去。金滿又將十兩銀子謝了張四哥。張四哥因說起磨酒，衆老有始末，衆人各各駭然。方

知去年某二哥除夜夢城隍分付陳大詩已將銀子  
放在棚頂上葫蘆內了葫者胡美蘆者盧智高陳大  
詩乃老者之姓名胡美在店棚頂上搜出神明之語  
一字無欺果然是

暗室虧心

神目如電

過了幾日備下猪羊棗往城隍廟中賽神酬謝金滿  
因思屈了秀童受此苦楚况此童除飲酒之外並無  
失德更兼立心忠厚死而無怨更沒有甚麼好處酬  
答得他乃改秀童名金秀用己之姓視如親子將美  
婢金杏許他為姪特身體調治得強旺了便配為夫

婦金秀的父母俱亡，以養其無言。後來金滿撫子，家業就是金秀承頂。金秀也納個更缺人，稱爲小令令史。三考滿了，仕至按察司經歷。後人有詩嘆金秀之枉，詩云：

疑人無用，用無疑。  
凡事要憑真實見。

耳畔休聽是與非。  
古今冤屈有誰知。

第十五卷